

資質通鑑

貴賓通鑑

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收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
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論曰

昔齊相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
一失豪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
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
致命效死故西摧北蕩寓內褰開旣而六軍獻捷方隅
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爲戎
惜乎若以嚮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爲而起哉高
祖蟣虱生介冑經啓疆場後之子孫日蹙百里播穫堂
構豈云易哉

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

請發冀相濟充四州粟取張永所弃船九百艘沿清運

載以賑新民魏朝從之 魏東平王道符反於長安殺
副將駙馬都尉萬古真等丙午司空和其奴等將殿中
兵討之丁未道符司馬段太陽攻道符斬之以安西將
軍陸真爲長安鎮將以撫之道符翰之子也 閏月魏
以頓丘王李峻爲太宰 沈文秀崔道固爲土人所攻
遣使乞降於魏且請兵自救 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
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退屯陳項議還長社待
秋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
翹足而待也今弃之遠去超脩城浚隍積薪儲穀更來
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社 初尋陽旣平帝遣沈文
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

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
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暲帝使懷珍師龍驤將軍
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至東海僧暲
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兇懼欲且保郁洲懷
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計齊之士民安肯甘心左
衽邪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柰何守
此不進自爲沮撓乎遂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高密平昌
二郡太守弃城走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
降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
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於泮水衆謂且宜堅壁伺隙
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

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帝復以爲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爲冀州刺史懷珍引還魏濟陰王小新成卒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玄載玄謨之從弟也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輔國將軍清河張謹守團城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栢忻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休賓乘民之兄子也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孫也白曜至無

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僞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二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爲軍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

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
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成一旬中連拔四城
威震齊土 丙子以尚書左僕射蔡興宗爲郢州刺史
房崇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慕容白曜築長圍
以攻之自二月至于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
盡阬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勅敵在前而
阬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爲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
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
脫身走崇吉母傅氏申纂妻賈氏與濟州刺史盧度世
有中表親然已疎遠及爲魏所虜度世奉事其恭贍給
優厚度世閨門之內和而有禮雖世有屯夷家有貧富

百口怡怡豐儉同之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
降於魏請兵接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
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
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
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
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
後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
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
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
秀坐據東陽爲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
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爲文秀所拒退爲諸城所

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彧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旣降彼或因水通運糧

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
可拔也 五月壬戌以太子詹事表粲爲尚書右僕射
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間人詐攸之云
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
不許旣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
曰君諸人旣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
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
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
邳而還薛安都子伯令亡命梁雍之間聚黨數千人攻
陷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
敬兒等擊斬之 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

之以爲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使者七返
上怒強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兗州刺史將兵北
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
賓客始盛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
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爲朐山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
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
成固公戍圉城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
二萬襲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
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
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
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一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

義人已得破虜須成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
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火登山鼓
譟魏參騎以爲軍備甚盛乃退上以崇祖爲北琅邪蘭
陵二郡太守垣榮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以奉使不效畏
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於淮陰榮祖少學騎射或謂之
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公父子上馬橫槊
下馬談詠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
何異犬羊乎劉善明從弟僧副將部曲二千人避魏居
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魏於天宮寺作大像高四十
三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
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瘞墮膝行

者悉還收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收之等復召使還收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收之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收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收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收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收之輕騎南走委弃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弃下邳走魏以隴西辛紹先爲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孔伯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弃城走魏將孔太恒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慕容白曜進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綏邊將軍房法壽爲王玄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及道固

降皆罷兵道固畏法壽肩動百姓迫遣法壽使還建康會
從弟崇吉自升城來以母妻爲魏所獲謀於法壽法壽雅
不欲南行怨道固迫之時道固遣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
廣川二郡事戍磐陽法壽乃與崇吉謀襲磐陽據之降於
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
將軍長孫觀救磐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
與法壽對爲冀州刺史以法壽從弟靈民思順靈悅伯憐
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爲郡守白曜自瑕丘引兵
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
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
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

破之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克 癸卯大赦 戊
申魏主李夫人生子宏夫人惠之女也馮太后自撫養
宏頃之還政於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於爲治賞罰嚴
明按清節黜貪汚於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絜著聞者
太中大夫徐爰自太祖時用事素不禮於上上銜之
詔數其姦佞之罪徙交州 冬十月辛巳詔徙義陽王
昶爲晉熙王使負外郎李豐以金千兩贖昶於魏魏人
弗許使昶與上書爲兄弟之儀上責其不稱臣不答魏
主復使昶與上書昶辭曰臣本實或兄未經爲臣若改
前書事爲二敬苟或不改彼所不納臣不敢奉詔乃止
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 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